

Abdulrazak Gurnah
古 尔 纳 作 品



The Last Gift

最后的礼物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著
宋金——译

Abdulrazak Gurnah
古 尔 纳 作 品

The Last Gift

最后的礼物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 —— 著
宋金 —— 译

Abdulrazak Gurnah

THE LAST GIFT

Copyright © Abdulrazak Gurnah, 201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古尔纳获奖演说已获 The Nobel Foundation 授权使用

Nobel Lecture

Writing

By Abdulrazak Gurnah

Copyright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21

图字：09-2022-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礼物 / (英)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著; 宋金译. —上海: 上海译文
出版社, 2022.8

(古尔纳作品)

书名原文: The Last Gift

ISBN 978-7-5327-9088-3

I. ①最… II. ①阿…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04212 号

最后的礼物

[英]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著 宋金 译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吴洁静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5 插页 6 字数 175,000

2022 年 9 月第 1 版 202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册

ISBN 978-7-5327-9088-3/1·5643

定价: 7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28

目 录

1	
一天	…… 001
2	
搬家	…… 073
3	
逃跑	…… 147
4	
归来	…… 204
5	
仪式	…… 244
译后记	…… 287

附录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获奖演说“写作”	…… 291
--------------------------------------	--------

一天

一天，远在麻烦开始之前，他一句话都没有跟人说就悄悄溜走了，从此一去不回。后来，又有一天，在过去了整整四十三年之后，在一座英国小镇上，他刚一迈进自家大门，就倒地不起了。那天出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刚刚下班回到家；可一切本来就已经太晚了。他不管不顾，听之任之太久了，而除了自己，他没有别人可怪。

他早就预感到了要出事，预感到了自己要垮。这不是自打他记事起就徘徊在他身边的那种对毁灭的恐惧，而是另一种预感，仿佛某个处心积虑又肌肉发达的东西不慌不忙地向他压来。这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击，更像是一头野兽缓缓地扭头看向他，认出了他，随即伸出肢爪来要将他扼杀。就在虚弱感掏空了他身体的同时，他的思维依旧清晰；清晰如斯的头脑里，冒出的却是荒唐的想法：这一定就是饥寒至死，或是被压在一块巨石下面窒息而死的感受吧。哪怕他此时心急如焚，这样的类比还是让他眉头一皱：瞧见情节剧疲劳的后果如何了吧？

下班的时候他就觉得疲惫，是那种偶尔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莫名其妙找上门来的疲惫，近几年来尤为频繁，每当这时他就只想坐下来，什么也不干，直等到那精疲力竭的感觉

消退，或是等到有双强有力的臂膀过来将他抱起，带他回家。如今他老了，至少也是快老了。这样的愿望就像是一段记忆，仿佛他记得很久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将他抱起，带他回家。但他认为那并不是记忆。他人越老，心头的愿望有时就越幼稚。他活得越久，他的童年就离他越近，越来越不像是对他生活的遥远幻想了。

在公交车上，他努力想找出那疲劳感的根源。这么多年了，他还在这么干，努力想把事情搞明白，寻找种种解释，借此减轻那种恐惧感：生活还会让怎样的事情发生呢？每天结束的时候，他都要回顾一遍自己走过的路，直到他找对了那种不幸的正确组合——正是这些不幸让他在一天终了时如此虚弱，仿佛这样的认知（如果这算得上认知的话）真能缓解他的痛苦。衰老，首先登场的很可能就是它了，长期损耗，无可替换的磨损件。或者是早上紧赶慢赶着去上班，其实他迟到个几分钟，没有人会在意，也没有人会犯愁，而这样子又急又累地赶一路有时会让一整天都喘不过气来，烧心地痛。或者是他在员工厨房里给自己泡的那杯有问题的茶，让他的肚子里面汩汩冒泡，预示着腹泻的到来。他们把一罐牛奶放在外面一整天，没盖盖子，就放在那里一面吃灰，一面饱吸他们来来去去时带进来的腐气。他真不该碰那牛奶的，可他抵挡不住啜上一口茶的诱惑。或者，他纯粹就是劳累过度又没掌握技巧，去又推又搬那些他根本就不该碰的东西。又或者，他可能是心痛了吧。他从来都不知道心痛何时会来，从何而来，要待多久。

可就在他坐上公交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身上出了点不

同寻常的事情——那是一种越来越强的无助感，让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他身上的血肉一面发热，一面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空虚感。一切发生得慢条斯理：他的呼吸节奏变了，他开始战栗，出汗，眼看着自己垂头弓背，蜷成一团自暴自弃的人类形态，对此他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具等待痛苦、等待解体的人体。他冷眼旁观着自我，他的胸腔、髋关节和脊柱的分解让他有一点惊慌失措，仿佛肉体和精神正在彼此分离。他感觉到膀胱传来一阵剧痛，意识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又慌乱。你在干什么？犯病了吗？别发神经了，深呼吸，深呼吸，他对自己说。

他下了公交车，步入二月的空气中——那是寒流突降的一天，他身体虚弱，浑身发抖，遵照自己的指令做着深呼吸。他没穿够衣服。他身边的其他人都穿着厚重的羊毛外套，戴着手套，围着围巾，仿佛他们凭着实践经验，早就知道这天到底有多冷，而他，尽管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却还是不知道。又或者，不同于他，他们也许听了电视和收音机上的天气预报，然后兴高采烈地拿出了他们专为这样的用场才压在衣橱里面的厚衣物。他身上还穿着那件他一穿就是大半年的外套，足以抵挡雨水和寒意，而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又不至于太热。他从来都说服不了自己为不同的场合和季节囤积一橱的衣服鞋子。这是一种勤俭节约的习惯，于他而言已不再必要，可他就是改不了。衣服只要穿着舒服，他就喜欢一直穿，直到穿破为止；他还喜欢想象，假使他能看见自己从远处走来，那他仅凭身上的衣服，就能一眼认出自己来。而在那个寒冷的二月傍晚，他为自己的节俭，或者是抠

门，或者是苦行——管它是什么呢——付出了代价。也许，那其实是他心中的不安，是一个与周遭环境依然格格不入的外乡人的心态，总是轻装出行，这样等到他需要告别这里的时候，就可以将外套一把甩开。他以为就是这么回事，天太冷了。他穿得不够，出于他个人的愚蠢理由，而这场严寒让他抑制不住地打起了冷战，由内而外地瑟瑟发抖，让他觉得自己的身子骨眼看就要散架了。他站在公交站台，不知所措，听着自己的呻吟，明白自己的意识开始恍惚，就好像他打了片刻的小盹儿，刚刚醒过来似的。他强迫自己动起来，可他的胳膊和双腿却像是没了骨头，他的呼吸声像是短促、沉重的叹息。他的双脚像是灌满了铅，失去了知觉，冻僵的血肉裂开道道缝隙，针扎般地痛。也许他应该坐下来，等待这一阵发作过去。可是不行，那样一来他就得坐在人行道上，被人当成是流浪汉，他也有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强迫自己往前走，艰难地迈开步伐，一步接着一步。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回家，赶在他的气力耗尽之前，赶在他倒毙旷野之前，他的尸体会在原地就被撕成碎片，散落各处。从公交车站回家的路他通常要走七分钟，约摸五百步。他有时候会数，借此淹没脑海里乱哄哄的声音。可那天傍晚，这段路一定走了不止七分钟。他感觉似乎走了不止七分钟。他甚至都不能确定他还有没有力气支撑下去。他好像从一些人的身边走过，有时候他会打个趔趄，不得不找面墙，倚上几分钟或是几秒钟。他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他的牙齿在打颤，等到他终于摸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已经一身大汗了；他一打开门，就坐在了门厅里，任由燥热和眩晕将他压倒。有

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

他的名字叫阿巴斯；尽管他自己没有察觉，但他进门的动静其实很响。他的妻子玛丽亚姆听到他在摸索钥匙，接着又听到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而换作平时他都是悄无声息地溜进门的。有时候，玛丽亚姆甚至都不知道他回家了，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一脸微笑，因为他又逮到她了。这就是他爱开的一个玩笑，总爱吓她一跳，而她又总是被他吓着，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进门。那天傍晚，钥匙插进门的声响惊动了玛丽亚姆，对于他的归来她感受到了片刻很是平淡的喜悦；紧接着，大门砰的一声响，她听到了他的呻吟。她出屋来到门厅，就看见他坐在地板上，挨着门口，两腿在面前摊开。他的脸被汗水打湿了，他的呼吸困难，气喘吁吁，他的双眼迷茫地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阖上。

玛丽亚姆在他的身边跪下，叫着他的名字：“噢，不，阿巴斯，阿巴斯，你这是怎么啦？噢，不。”她把他那只滚烫潮湿的手放进自己的手心。她刚一触到他，他的眼睛就闭上了。他张着嘴，费力地喘着气，她看到他的裤管内侧已经湿了。“我来叫救护车。”她说。她感觉到他的手轻轻地握紧了自己的手，过了片刻他呻吟着说了句：不要。接着他又低语道，让我休息。她身子后仰，跪坐在脚后跟上，他的无助让她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他的身体在一阵剧烈的疼痛与恶心中起伏着，她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握紧了他的手。又过了一小会儿，她开始感觉到他的躁动在平复。“你做了什么？”她柔声问道，喃喃地问着自己，喃喃地问着他，“你对自己做了什么？”

她觉察到他努力想要站起身来，于是将他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帮助他挣扎着爬上楼梯。不等他们走到卧室，他就又开始浑身战栗了；玛丽亚姆承受住他的体重，硬是架着他走完了上床的最后几步路。她匆匆脱去他的衣物，擦了一把他身上沾染秽物的部位，再给他盖好被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先给他宽衣擦身，再给他盖被子。也许这只是一种敬重身体发肤的本能吧，一种多余的、她从来没有多想过的礼仪。忙完这些后，她在他的身边躺下，卧在被单上面，而他则在一旁一面发抖，一面呻吟，一面出声地啜泣，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不要，不要。等到阿巴斯终于不再战栗，也不再啜泣，甚至像是睡着了的时候，玛丽亚姆便回到楼下，拨了诊所的紧急电话。大夫在接到她电话后的几分钟内就现身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那位大夫是玛丽亚姆从未在诊所里见过的一个年轻女人。她脚步匆匆地进了屋，面带微笑，态度友善，仿佛这里并没有出什么特别吓人的事情。她跟着玛丽亚姆上了楼，瞥了一眼阿巴斯，然后环顾四周，想要找一个地方搁手提包。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深思熟虑的，好像是在告诉玛丽亚姆不要恐慌，而既然大夫已经来了，她也确实感觉自己镇定了不少。大夫给阿巴斯做了检查，测了他的脉搏，用听诊器听了他的呼吸，量了他的血压，拿灯照了他的眼睛，又取了他的尿样，往里面放了一张石蕊试纸。接着她又问他问题，问他出了什么事，有的问题重复了好几遍，直到他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她的声音与举止中透着的不是担心，而是礼貌与关怀；她在和玛丽亚姆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甚至还抽空和玛丽亚姆相顾一

笑，她的牙齿闪亮洁白，她深色的金发在卧室的灯光下泛着光。他们是怎么学会这一套的？玛丽亚姆不禁疑惑。他们是怎么学会如此从容淡定地处理受伤的人体的？就好像她面对的是一台坏掉的收音机似的。

大夫叫来了一辆救护车，等到了医院他们告诉玛丽亚姆，阿巴斯犯的是糖尿病急重症，还没有达到昏迷的程度，但也够严重的了。他们告诉他，这是迟发性糖尿病，出现在步入衰老的人群身上。通常这病是可以治疗的，可他不知道自己得了病，之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因此发展成了急重症。现在要完全说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还为时尚早。他的家族有糖尿病史吗？他的父母、叔伯和阿姨有得病的吗？阿巴斯说他不知道。第二天，专科医师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说，糖尿病不会危及生命，但从他的运动反应^①来看，他的大脑可能受到了某种损伤。没必要如临大敌的。他有可能还可以恢复部分丧失的功能，也有可能恢复不了。时间会给出答案的。他还得了轻度中风。常规检查可以明确他的身体情况和对应疗法，但在此期间他得再留院观察一日，如果没有出现进一步的状况，那他就可以回家了。医师给他开了一份长长的禁忌清单，让他服药，又叮嘱他要请病假，别去上班。这年他六十三岁，而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

玛丽亚姆给他们的两个孩子汉娜和贾马尔打了电话。她告诉孩子们出了什么事，一遍遍地安慰他俩，不停地兜着圈子，免得他俩立马往家里赶。如果没有出现进一步的状况，

① 指对神经进行刺激时所见到的肌肉收缩反应。

他明天就能回家了，她告诉他俩。“你说的状况是什么意思？”汉娜问道。“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状况。”玛丽亚姆答道。她在有样学样地模仿医护人员，那些人好像是要让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所以这样做也许对阿巴斯是最好的，而让汉娜和贾马尔匆忙赶回家只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刺激。她自己也在医院里上班，知道大家有时候面对生病的亲属会过分大惊小怪。“他们现在正给他治病呢。他们说情况稳定。不，没有必要急急忙忙赶过来。他哪儿也不去。你们当然可以随时过来看他，可真的没有必要着急。你们想来的时候就来。他现在没事了。他们在治他。不，他以后不需要每天打注射，贾马尔。他这会儿要打，可用不着打很久。他得服药，膳食得遵照医嘱，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注意事项，我会定期检查的。比方说？哦，他脚上的裂口和擦伤啦，血糖啦，还有别的一些事情。他们会教我的。他不会有事的。他过不了多久就又能硬朗起来了。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是的是的，近期来看他。”

这场病让阿巴斯精疲力竭。就连做一些小事情都让他又是打颤，又是冒汗，一面发出沮丧的呻吟。没人帮忙，他甚至都坐不起来。他一直都觉得饿，可食物又让他想吐。他唾液的味道似乎有毒，他的口气闻上去就像下水道。每当他强迫自己吞咽食物的时候，他就会恶心干呕。医院糖尿病组的一位护士上门来探视他，向他（还有玛丽亚姆）解释他需要如何照料自己。她定下了规矩，给了他们小册子和指导建议，然后就嘟嘟囔囔地出去了。她走了以后，他感觉更加精疲力竭了。又过了几天，他还是没法儿独立走完去洗手间的

那区区几步路；玛丽亚姆在离家之前，只能给他拿来一只塑料桶，放在床边，以防他内急。他迫不得已用了一次，像个宝宝一样坐在桶上，伴随着他的嘟囔声和呻吟声，他的身体一通稀里哗啦，一发不可收拾——被糟蹋、被欺骗了一辈子，到头来它也让他丢脸了。接着，等到他终于完事了，他却没法儿好好地把自己弄干净，没法儿像平常那样洗自己的身子。他从来都不习惯用厕纸，那样子事后总还是觉得脏，而如今他却只能躺回床上，感觉就好像是风干的秽物在他的屁股上面结了一层硬壳。有时候他会魂不守舍，遁入睡梦，或是神游出窍，游入那些寂静的深处——他总忍不住要回到那里，而他又憎恶回到那里。哪怕是在恍惚之中，他也知道他已经不管不顾，听之任之太久了，这么多年来他其实一直都知道。有那么多的话是他早该说的，而他却任由沉默凝结起来，最终不可撼动。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在了，觉得自己遥不可及，紧紧攀住一根细绳，细绳从卷轴里越放越长，而他也在一点点地消融瓦解。可他人还在，又醒了过来，接着他想起了以前出海的时候偶尔会做的那个梦，梦见自己攀住一根绳子，而他的身体正在湍急的水流中消融瓦解。

等到他的身体好些了，他整个人变得易怒了，尤其是面对他自身的虚弱，可他表现的形式却是冲着玛丽亚姆说一通又一通的气话。那些话让她很受伤，可他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他受不了她进到屋里来，对着他喋喋不休，在衣橱里或是她的床头柜里翻来找出，不知在找什么；受不了她把手掌放到他的额头上，或是扶他起来，好给他换枕头，或是把厨

房里的收音机帮他拿进来。让我一个人待着。别小题大做了。有时候他又受不了她不在那里，受不了她身在别处，而自怜与自恨的泪水正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我受不了这个。我再也受不了了。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游子，虚度了全然徒劳的一生后，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害了病。说话让他痛苦，让他的胸腔生疼，而他也太累了，懒得去解释。他的话根本讲不通。从她脸上的困惑不解中，他能看出这一点来。可他又没法儿让自己说出讲得通的话来。他想要一个人待着，可每当他试图告诉玛丽亚姆这一点时，他只能发出一串语无伦次的辱骂，然后抑制不住地落泪哭泣。

可他一天天地有了力气。他可以独立下楼了，需要的話也可以再自己上楼，虽然花的时间要久一点。他能吃下东西不吐出来了，也习惯了新的膳食——他发现这些东西也没什么难以下咽的，只是寡盐少糖。他能照顾自己了，他对她说。是时候她回去上班了。他不是废人，只是有点虚弱。只要再慢慢调理上一阵子，他就没事了。三周过后，她回去上班了，这让他如释重负，尽管这样一来他就得一个人面对漫长而沉默的一整天了。他想要读书，可他很难集中精力，举书的动作又太吃力。他一天天地有了力气，等到他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就会告诉玛丽亚姆所有那些他一直瞒着她的事情。

玛丽亚姆的确在医院上班，可她做的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或是救死扶伤的事情。她在员工与访客食堂里上班，她知道

如果再不回去，她就要丢工作了。食堂经理在电话里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好言好语说的，当时她正打电话给经理，请他再批两个礼拜的假。噢，拜托，她没指望还能拿工资，只是再给她两周时间，让她确定阿巴斯真能照顾自己，可经理说不行，抱歉，他们人手不够。玛丽亚姆在那儿工作很久了，食堂经理也是，但时势艰难，工作难找。食堂经理和她都没有跳槽的打算。而且玛丽亚姆好像也没有资质去做别的事情。她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二十年了：先是做清洁工，后来有了孩子，两人商定由她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再后来孩子们大了，她又在医院食堂里找到了工作。她时常想着自己应该去做点别的，做点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能让她的自我感觉更好，十有八九也能挣得更多，但她甚至从来都抽不出空去找找看。她也和阿巴斯提过这个想法，他点点头，发出赞同的声响，但并没有鼓励她。她并不知道那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该是怎样的，也许他也不知道。她一直干着的就是这种工作，她也认识医院里的许多人。人们来了又去，但有一小撮人那里已经待了很久了。她不想丢掉工作，这个时候不行，阿巴斯都已经这样了。她又不能跑去跟食堂经理说，谁稀罕你这破工作，反正我也受够了，我这就去银行再找份工作。她别无选择。况且，她也已经习惯了让工作填充自己的生活。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永远都知足常乐，永远都顾全大局，而现如今，再要当刺头，再要去冒险，已经太迟了。她从来就没有那股子硬气。

回去上班后的最初几日，阿巴斯出事带来的打击再度袭上她的心头——那个男人以前几乎从来不生病，如今却如此

虚弱又迷茫，如此愤怒，如此轻易、无来由地落泪啜泣。而一想到她不在的时候他就是那副模样，她就更受打击了。不知怎的，只要他就在她面前，她就能沉浸在“需要做什么”的细节之中，哪怕有时候就连靠近他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可是一旦拉开距离，他就会支离破碎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化为一节节骇人的片段，让她挥之不去。和她共事的几个朋友问起他的情况，她简单地作了答，一面反复咀嚼病房发来的简报。这些简报帮助她将自己遭受的打击弱化成某种更加司空见惯的东西，将刚刚发生的变故置入熟悉的剧情背景之中。谁家没有一个爸爸，或是姐妹，或是丈夫，或是邻居在同慢性病做抗争，要不就是等着动大手术呢？咀嚼完了自己的简报，她又听起了朋友们的，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悲剧变得可以容忍，将报告中所描述的悲惨境遇怪罪到医生、命运，甚至是不幸的患者本人头上。这样也好。他们不是她可以敞开心扉的朋友。她没有那样的朋友，除了阿巴斯。她担心自己一旦敞开心扉，只会引来一阵排山倒海般空洞的同情，她估计和她共事的这几个朋友最多也就只能如此了。要是他们向她敞开心扉的话，她很可能最多也就只能如此。人性的百态，只需浅尝辄止地揣摸一下也就足够了，真的足够了。

事实上，她并不愿意去想他此刻的状态。她想要在一天当中能有区区几个钟头可以不去想这件事，可她就是忍不住。让他一个人待上一整天，这么做真的不对，可医生说他还正一点点地好起来，值得一试。药物正在起效，他会没事的。别整天围着他小题大做，她说，让他自己照顾一下自

己，让他学习。别小题大做，他也是这么说的。她知道他想要她出门去，好一个人面对沉默。可他还不行呢，老是打翻东西，大便失禁，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整日哭泣，这么做真的不对。他对她说话粗鲁，这让她伤心，他平常不是这样的，可她也只能慢慢习惯了。他病了，再者说，只要她愿意，反正她还是要小题大做的，不然她还能怎么办呢？

别围着他整天小题大做，让他自己照顾自己——这话是他们的固定医生门德兹大夫说的，说得好像她自己不是个小题大做王似的。她对玛丽亚姆的态度很坚决；自从许多年前，玛丽亚姆头一次带孩子们去看她的那天起，她就一直是这样。她的医嘱必须得到充分遵守，她的诊断往往带有责备的意味，仿佛有错的人是玛丽亚姆。门德兹大夫是位西班牙女医生，一位非常固执的医生，在玛丽亚姆看来。她和玛丽亚姆差不多同龄，从医多年，随着年岁渐长，她体态发福，人也变得越来越像个五大三粗的女摔跤手了。也许这确实是玛丽亚姆自己的错，她没有找对方法，让医生不要再欺负她，可她和玛丽亚姆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她不懂怎么照顾自己似的。在做出了糖尿病的诊断后，她又教训起了阿巴斯太过疏忽大意。年纪大的男人都太好面子，不肯去看医生，一直拖到自己真的出了大事，一下子拖累所有人，她说。男人到了他这个年纪，理当定期去做血检的，那样他们好些年前就能诊断出他的糖尿病，顺便也能控制住他的心脏问题了。现在他的孩子们也必须每年至少做一次血检。这种问题是会家族遗传的，她说。也好在阿巴斯现在没有力气；他要是身体还好着，是绝不会容忍她用那种腔调跟他说话的，管